



斯里甘特

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著



印度文学丛书



印度文学丛书

斯里甘特

〔印度〕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著

王真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责任编辑：刘寿康
封面设计：肖万庆

斯里甘特（一）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1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frac{1}{4}$ 插页 3

1981年7月北京第1版 1981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82,000

书号 10019·3163 定价 0.52元

前　　言

萨拉特·昌德拉·查特吉 (Sarat Chandra Chatterjee 1876—1938) 是印度以孟加拉语写作的著名小说家。他在印度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杰出的印度诗人和作家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五日萨拉特诞生在孟加拉邦胡格里县德瓦南达普尔村一个婆罗门家庭。他的父亲由于家境贫寒，又经常失业，最后不得不迁居到比哈尔邦帕格普尔县依靠妻弟生活。萨拉特的童年时代是在极端贫困中度过的。他在缴不起学费而不时辍学的情况下勉强读完了中学。中学毕业后，虽然考上了大学，但为贫困所迫，未能继续深造。

萨拉特的创作生活是在父亲的影响下以写短篇小说开始的。他的父亲穆蒂拉尔·查特吉 ((Motilal Chatterjee) 是一位学者，酷爱文学，对于诗歌、小说、戏剧等各种文学体裁都曾进行过尝试，但是却从来不曾写出过一篇完整的作品。年轻的萨拉特常常翻阅这些未完成的手稿，思考着它们该是怎样一种结局而彻夜不眠。这促使他自己动手写小说。那时他年仅十七岁，正在上中学。他和他的同学和朋友们在一起阅读泰戈尔的作品，讨论文学方面的问题，并且创办了一份叫做《绿荫》(Chhaya) 的手抄本的“刊物”，抄录名人的作品，互相传阅。不久，因为就业问题，父子之间发生误会，经过一番争吵，萨拉特逃离家庭，

在印度各地到处流浪。这使他有机会广泛地接触到各阶层的人民，对他们的经济情况、社会地位、思想感情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这种丰富的生活经验，为他日后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〇三年，萨拉特到缅甸谋生，抵达仰光时，手里只有两个卢比，处境十分困难。经过多方努力，才在政府机关里获得一个小职员的职位。他在缅甸一直工作了十年。这期间，他一方面阅读世界文学名著、钻研西方哲学家、特别是 H · 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的学说，努力充实自己；一方面和来自印度的工厂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建立了亲密的联系，经常从另一角度来观察和认识摆脱了印度教社会传统束缚的印度侨民的内心世界，为他的创作积累素材。

一九〇七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姐》(Bara didi)在《帕罗蒂》(Bharati)杂志上发表，立刻获得好评。读者不相信这是个新作家的作品，有人甚至把它归于泰戈尔名下。

一九一二年萨拉特返回印度处理个人私事，在加尔各答停留期间，他结识了几位杂志的主编，他们纷纷向他组稿，并敦促他回国专门从事写作。一九一三年萨拉特回到加尔各答，靠不固定的稿费收入生活。萨拉特是孟加拉文艺界第一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人。

一九一三年起，萨拉特的小说在《耶摩纳》(Jamuna)、《印度》(Bharatbarsh) 和《文学》(Sahitya) 等杂志上陆续发表，成为孟加拉最为人喜爱的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一再重版，成为最畅销的书籍，并被译成印度各种文字，广泛流传。

一九三六年达卡大学为了对他在文学方面卓越的贡献表示

敬意，赠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正当他在晚年对自己的创作道路进行新的探索之际，不幸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

萨拉特一生写了许多短篇和三十部中篇和长篇小说。

他的短篇小说集有：《宾杜的儿子》(Bindur Chheleg 1914)、《二姐》(Mejdidi 1915)、《贝昆特的遗嘱》(Baikunther Will 1916)、《卡希纳特》(Kashinath 1917)、《斯瓦弥》(Swami 1918)、《画像》(Chhabi 1920)、《何莉拉克什弥》(Harilakshmi 1926)和《奥努拉塔，萨蒂和帕瑞斯》(Anuradha, Sati O Paresh 1934)等八部。他的早期的短篇大都以描写家庭生活、母性之爱为主题。代表作有《宾杜的儿子》、《拉摩变乖了》(Ramer Sumati)、《诉讼的结果》(Mamlar Phul)和《贝昆特的遗嘱》等。他后期的短篇创作，越来越注意到作品的社会意义。在这方面，《摩黑什》(Mahesh)和《奥帕吉的天堂》(Abhagir Swarga)无疑是是他最优秀的短篇。

在三十部中篇和长篇小说中《斯里甘特》(Shrikanta)、《乡村社会》(Pallisamaj 1916)、《嫁不出去的女儿》(Arakshaneeya 1916)、《道德败坏的人》(Charitraheen 1917)、《婆罗门之女》(Bamuner Meye 1920)和《秘密组织——道路社》(Pather Dabi 1929)等是萨拉特创作中光辉的成果。

《乡村社会》是萨拉特以农村为背景、描写中、小地主和出身于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生活、反映孟加拉社会现实的最优秀的篇章。它通过年轻的寡妇拉玛的痛苦经历，展示出孟加拉农村一派停滞、落后的景况和横行霸道、鱼肉乡民的地主之间互相勾结又互相倾轧的丑恶行径。

《嫁不出去的女儿》对印度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奁资制和

传统的社会习俗提出了有力的控诉，并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在贫困和宗教教规压力下对自己独生女儿由慈爱变为冷酷的母亲的心理，描绘了一个既无美丽的容颜又无金钱做陪嫁的小姑娘忍气吞声的无言的悲哀。

描写种姓优越感的《婆罗门之女》对古怪的“古凌多妻制”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谴责；对在社会上备受尊敬、但实际上只知搜刮钱财、不管妇女死活的婆罗门表示出无比的憎恨。

《道德败坏的人》提出了寡妇再嫁的社会问题，集中刻画两个寡妇的性格。

萨拉特生活的年代正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然而在他的创作中直接反映政治斗争的作品却不多见。《秘密组织——道路社》是他以反对殖民统治、要求祖国自由独立为主题的重要作品。这部小说由于通篇充满反殖民主义者的激烈言辞，在一九四八年以前，一直被禁止发行。

萨拉特在他的短篇和长篇小说里反对社会的不平，对腐朽的封建制度发出了愤怒的呼声。他满怀憎恨地揭露了地主的专横，婆罗门的伪善；他对于农民的贫困、低贱种姓的被歧视寄以无限的同情；他特别善于挖掘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沦落”女子的高贵、善良的品质，并在她们头上饰以灿烂的光环……这一切都是他进步的一面。然而在他内心深处潜藏着的保守思想却常常流露出来。这在他处理寡妇的爱情生活和再嫁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的短篇小说《光与影》(Alo-O-Chhaya)中的苏拉玛，《指出的道路》(Pathanirdesh)中的海摩娜里妮，长篇小说《大姐》中的玛塔比，《乡村社会》中的拉玛都在为爱情而痛苦呻吟，却没有一个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她们都是年轻的寡妇，为了保持印度教妇女“从一而终”的美德，她们从不敢与自己所

爱的男人结合。萨拉特曾经在给他朋友的信中自豪地说，在他的小说中，从来不曾出现过寡妇嫁给她心爱的男人的情节，哪怕只有一次。虽然他曾严厉地批评过印度现代文学先驱者、著名的小说家班金姆昌德拉·查特吉(Bankimchandra Chatterjee)对于寡妇再嫁所持的毫不同情的态度。萨拉特在理论上承认不允许寡妇再嫁是男性压迫女性的一个可耻的例证，而且社会上许多罪恶的产生，这也是原因之一。然而要他赞成寡妇再婚，他从内心深处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他的保守思想，使他对触犯现存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持审慎态度。因此在他的小说里，往往只写出生活的矛盾和冷酷，只写出男女主人翁背负着社会习俗的枷锁在痛苦、呻吟、憔悴，却没有进一步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萨拉特出身于贫困的中产阶级，又深受婆罗门家庭正统印度教思想影响。中产阶级的妥协性，传统思想意识的顽固性，注定他要在印度社会新旧势力斗争中徘徊于进步与保守之间，不敢断然表态。阶级的局限性足以说明为什么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泰戈尔在一八九二年能够写出《弃绝》这样优秀的短篇，让它的主人翁赫门达唤出：“我不在乎种姓！”坚决不肯休弃他的不是婆罗门种姓的妻子。而萨拉特在一九二〇年出版的《婆罗门之女》中阿茹恩在珊特雅失去种姓后要和他一同出走时，却迟疑地说：“容我考虑考虑。”泰戈尔在一八九六年写的短篇《美丽的邻居》中，年轻的寡妇和热烈追求她的青年人幸福地结婚了，而萨拉特小说中年轻的寡妇们只能舍弃爱情到般那勒斯朝圣不归。但是这种局限并不影响萨拉特成为孟加拉人民最喜爱的作家。正是表现在他作品中的这种进步与保守的奇妙的结合，描绘出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性格特点，揭示孟加拉中产阶级内心的秘密，使他们倍感亲切地认识了自己。

历时十余年、陆续写成的四卷长篇巨著《斯里甘特》（第一卷，1917；第二卷，1918；第三卷，1927；第四卷，1933）是一部引人注目的优秀小说。它带有自传性质，因此也是研究萨拉特生平可以参考的重要作品。全书通过男主人公斯里甘特和歌妓拉佳拉克什弥在传统道德观念束缚下不得不分手的恋爱故事，展示出一幅从乡村到城市，从王公贵族到贱民，各阶层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塑造了一系列象安娜达姐姐、拉佳拉克什弥（第一卷）以及敢于离开无情的丈夫同自己患难与共的男人相结合的奥帕雅（第二卷）和为了反抗对贱民的污辱和压迫毅然脱离大家庭过着清贫生活的苏南达等令人难忘的妇女形象。特别是奥帕雅，她是萨拉特所有作品中能够冲破封建牢笼与自己心爱的男人同居的唯一的勇敢女性。

《斯里甘特》（第一卷）最初在《印度》杂志上从一九一五年二月到一九一六年一月连续刊载时题名为《斯里甘特流浪记》，作者未署真名，用的是笔名斯里甘特·夏尔玛。一九一七年经过部分修订后改用现名出单行本。《斯里甘特》第一卷被公认为是四卷中最优秀的篇章，除了被译成印度各种文字，广泛流行外，也为萨拉特赢得国际声誉，《斯里甘特》第一卷是他第一部被译成英、法文字在国外出版的作品。

这部作品以主人公斯里甘特在垂暮之年写回忆录的形式描写了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一些生活经历和几个在他思想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

英特拉是他童年的伴侣。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敢的少年。真诚、坦率、富于同情心和正义感。他奋不顾身地援救孤身陷入重围的斯里甘特，虽然他并不认识他；他毫无顾忌地和被视为不可接触阶级的捉蛇者亲密过往；他敢于违背古圣梵典的

禁令接触尸体；他不理睬社会舆论公然吸烟……他一切全凭“天性”行事。虽然他也迷信，但是与其说他信神，不如说他更相信自己的力量。作者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塑造了这个富于冒险精神的一代新人。

安娜达姐姐是作者极力推崇的印度教忠贞妻子的典型。尽管她的丈夫害死了她的姐姐，为了逃避警察追捕，沦为最低贱的捉蛇者；尽管她的丈夫性情粗暴、酗酒、吸大麻叶、行骗……她依然逆来顺受、毫无怨言，最后终于背负着“私奔”的恶名，以身殉节。唯一的原因，就是他是她的丈夫，她必需为他牺牲一切。安娜达姐姐的命运代表着印度教传统的胜利。

英特拉这个人物的塑造，寄托着作者对于新的、个性能够得到充分发展的未来的向往。然而在他的童年——殖民统治者企图尽量保持印度落后状态的十九世纪末，象英特拉这样一个富裕中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在一般人的眼中，他的最美妙的前程，只能是过着平庸的生活——做一个名列前茅的好学生，大学毕业后在政府机关当一名职员，娶妻生子，最后成为循规蹈矩的绅士。于是作者让这个敢于蔑视社会传统、充满幻想、虎虎有生气的青年，在亲友们一片“没出息”、“可耻”、“坏孩子”的责骂声中毫无建树地销声匿迹了。代表传统得到胜利的安娜达姐姐注定是要死亡的。只剩下斯里甘特怀着对他们两人深刻的忆念，在新旧之间徘徊，在和拉佳拉克什弥的爱情生活中相亲又相拒，痛苦犹疑。

对于拉佳拉克什弥，作者倾注了无限的同情。她虽是个在社会上最被人瞧不起的、堕落风尘的女人，却仍不失“内心的清白”。她对童年时代第一次钟情的爱人斯里甘特无限忠贞；她尽量帮助人，渴望恢复自己女性的尊严；她为了不给她的养子带来

羞辱，尽到一个母亲的职责，不得不痛苦地和爱人分离。作者处处拿她和理想的忠贞妻子安娜达姐姐相比，虽然她们的地位和经历绝不相同。最后终于把她摆在具有一切美德的印度教妇女应该占有的可敬的席位上。

萨拉特在到处流浪时期，曾多次穿上褚色衣和出家人混在一起。没有这段生活经历，肯定塑造不出摩诃拉吉师父这个人物，也不能如此真实地描绘出净修园中的生活。摩诃拉吉师父这个出家人，不学无术，考虑的只是世间的毁誉和吃喝的丰富和精美。拔营启行的那段牵牛、寻马、包扎行李的精彩描绘，幽默地说明出家人的身外之物比在家人更多。那两条带有讽刺意味的关于出家人美德的总结：一、对于女性的诱惑具有极大的克制力；二、对于死亡丝毫不惧，读了使人不能不发出会心的微笑。对于第一条，作者未多做评论，至于第二条，在小老虎村天花流行时却得到说明：原来不怕死，却是为了在大灾难中可以收到更多的供养！萨拉特对社会上寄生者所持批判态度，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得很明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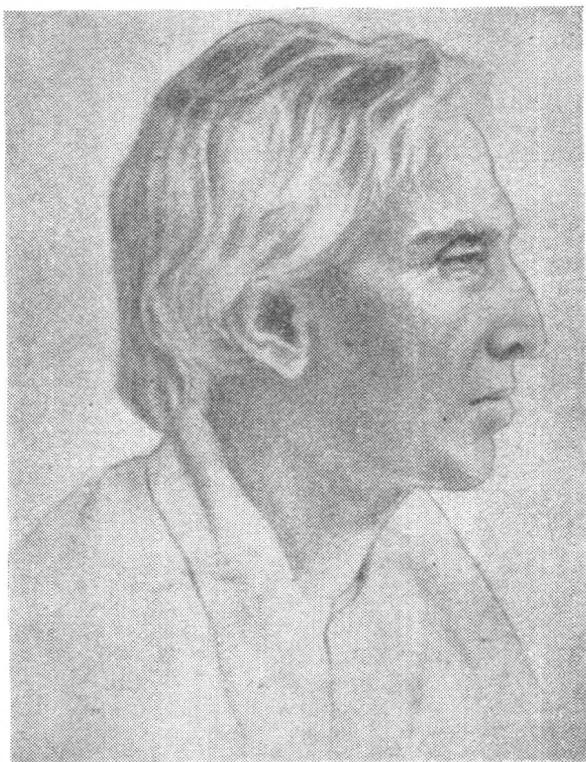
从斯里甘特这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萨拉特的影子。他的写真实的美学观；他对自己的作品缺乏诗意的认识；他对种姓制度的激烈谴责；他在极力推崇安娜达姐姐这个人物时流露出的封建意识；他对处于被压迫的底层的妇女的深厚同情……都在斯里甘特的言论和行动中得到反映。这对于了解萨拉特不无帮助。

《斯里甘特》这部长篇巨著，在结构方面不够严密，特别是后两卷显得过分松散、拖沓。但是萨拉特以他朴素、精炼、同时又充满讽刺与幽默的语言，白描的手法，说故事的形式，使这部小说具有一种感人的魅力，使读者忘记了它的缺点，而与作品中栩

栩如生的人物共忧乐。

本书是根据一九五三年加尔各答M·C·萨尔卡尔父子公司出版的孟加拉文《萨拉特作品集》第一卷译出的。

石 真 一九八〇年八月



作 者 像

我的“流浪者”的生活历程已经临近日暮黄昏，我坐在这里开始记述它的黎明第一章，此时此刻，我心里真是往事如潮涌，百感交集啊！

从儿时直到我已届垂暮之年的今天，无论是亲戚朋友，或是非亲非友的外人，对于我生活和行动的评价，总是一句话：“呸！可耻！”听惯了这众口一词的谴责，甚至连我自己，除了承认自己的生活确实不光彩之外，竟不敢提出任何异议。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我一生的黎明时期竟被早早地刻上了这个“呸！可耻！”的序言？经过漫长的岁月，今天，当我用那些记忆犹新和早已漫漶的往事编织花环的时候，我突然对这个评价产生了怀疑：那个大家用以表示十分唾弃的“呸！可耻！”可能是过甚其辞，不太公允。我想，也许是因为薄迦梵^①把一个人召唤到他所创造的光怪陆离的世界中心的时候，既没有赐给他在学校里名列前茅、出人头地成为“好学生”的机会，也没有赋与他在社会上轻车驷马、仆从如云、享尽人间富贵、最后留下一部厚厚的《回忆录》的那种愿望。可能薄迦梵只赏给他心爱的孩子一些聪明才智，不过这聪明才智又不是一般市侩们公认的待人接物、处世之道的真正的“智慧”！因此，他的思想是那样的怪诞，那样的不合时宜；他对于不平凡的生活的追求是那样热切和顽强；他的行为自

① 印度教神名，宇宙万物之主。

然也极其荒唐……如果把它描写出来，聪明的学者肯定会笑得死去活来！人们不知道这个没人宠爱、受尽冷落的“坏孩子”是怎样受邪恶的引诱才变坏的；也不清楚他受到多少生活的无情打击和人们的斥责；只知道有一天他终于背负着“坏名声”的沉重包袱，悄悄地逃亡到别处去了。从此销声匿迹，好长时期，人们得不到他任何消息。

且不谈这些，谈我要谈的吧。但是，要知道“说易行难”哪！漫游是一回事，把它写成游记却另是一回事。人有两条腿，就能够去流浪，可是有两只手的人，却未必都能够写作。写作是很艰巨的事情。另外，对我说来，最大的困难是：我头脑中缺乏想象力和那雾一般朦胧的诗意。通过我一双干涩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只是它们本来的面目。树就是树，山就是山。看到水，除了称它为水，再也想不到别的什么。仰望着天空的乌云，直到脖颈酸痛，乌云依旧是乌云，什么“女人的漆黑、浓密、飘拂着的长长散发呀”，见它的鬼去吧！连一根头发丝的影子，我从来也不曾在云堆里找到过！我也曾目不转睛地对月凝望，眼睛都冒金星了，却没有发现什么“女人圆圆的面庞”！一个被薄迦梵如此捉弄的人，请不要期待从他那里看到充满想象和诗意的作品。我只能用朴素的语言写出真实的事物。现在，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宗旨写我的这部《斯里甘特流浪记》。

我是怎样沦落为“流浪者”的？谈到这件事，有必要对那位在我童年时代最早引领我迷恋漂泊生涯的带路人略作介绍。他的名字叫英特拉纳特。我们是在观看一场足球比赛时初次相识的。我不知道他如今是否还活着，因为，很久以前，有一天，破晓时分，他突然抛掉房屋、财产、亲友和一切，只穿着一件随身衣服

出走了，从此再没有回来。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初相识的那一天！

学校操场上，印度教学生和伊斯兰教学生比赛足球。时间是在傍晚。我兴高采烈，正看得出神。忽然传来一阵乒乒乓乓的厮打声和“抓住那浑蛋！揍他！打死他”的狂喊声。好一场大乱！把我给搞糊涂了。两三分钟之内，全体观众都逃光了，只剩下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等我意识到这场球赛已经变成一场殴斗时，我的背上早已“梆”地一声挨了重重一记大伞把子，连伞把子也打断了，而且还有两、三把伞把子高悬着将要落在我的头上和背脊上。六、七个穆斯林学生已经将我团团包围起来，——我是无路可逃了。

伞把子一下又一下地不断打将下来。正在这时，只见一个人从外面闪电般冲进人墙站在我身边，他就是英特拉纳特！

小伙子皮肤黑黝黝的。竹笛一般直直的鼻子，宽宽的清秀的额头，脸上有三、四粒麻子。身量和我差不多高矮，年龄比我略大一些。他说：“别害怕！跟我往外冲！”

他很勇敢，而且任侠仗义。尽管这种勇敢仗义的精神如今已很罕见，倒也算不得什么。不过，他的一双手臂确实非同寻常，我敢肯定。

我指的不仅是那手臂的力量。那两只手臂很长，直垂到他的膝盖以下。我是说，在打斗的时候，那两只长长的手臂肯定会让英特拉纳特占很大的便宜，因为他的对手做梦也想不到，在紧要关头这个矮小的年轻人，会突然伸出四英尺长的手臂，在他毫无防备的鼻子上猛击一拳！它哪里是拳头，应该说是虎掌！

两分钟之内，我紧紧尾随着他冲出包围圈。英特拉纳特毫

不迟疑地说：“你快逃！”

我边跑边问：“你呢？”

“你跑你的！蠢驴！”他粗暴地回答我。

蠢驴也罢，别的什么也罢，不管它！我记得很清楚，我突然转身站定，说：“不！”

小时候谁没有和人打过架？不过，我是乡下孩子——两、三个月以前，为了读书，我才来到城里，住在姑母家——从来没有见识过象这样有组织的、成群结伙的斗殴；背上也从来没有挨这样粗的伞把子！尽管如此，让我独自逃跑？我办不到。英特拉^①盯了我一眼，说：“你不跑！怎么办？等着挨打吗？……嗨，他们追来啦！……好吧，跟着我，拼命跑！”

跑么，这个任务我倒可以出色完成。我们一直跑到大街上。这时，夜色已经来临，商店里闪着灯光，路灯也点燃了。铁柱子擎着的煤油灯闪烁着微弱的光芒。一盏盏的路灯距离很远，如果眼力好，站在一盏灯下，勉强可以看到另外一盏。我们已经把追击的敌人远远甩在后面。我的喉咙干得好象着了火，英特拉却声不变、气不喘，仿佛这期间既没有打斗，也没有逃跑似地那样从容。

“你叫什么名字？”英特拉嗓音自如、若无其事地问道。

“斯——里——甘特。”

“斯里甘特？嗯。”他从衬衫口袋里抓出一把干叶子，塞在自己嘴里一些，放在我手里一些，接着说：“我给那些浑蛋们一顿好揍！——嚼吧！”

“什么？”

① 英特拉纳特的简称。